

名家遊記

呈
核

新綠文學社編



檢閱

中華書局印行

007013



3 0662 7392 5

名家遊記目次

遊記文學(代序)

本書編 本國風光

蘇錫之行

釣臺的春晝

錢塘江的夜晚

南京

到湖州後的感想

白水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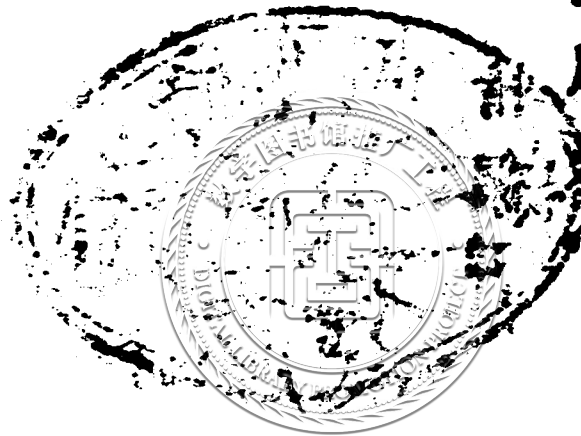
山陰道上

旗行述常

大明湖

釣突泉

名家遊記目次



一



魯迅

郁達夫

鍾敬文

陳西滢

錢穆

朱自清

徐志摩

沈從文

劉半農

李金

一

984353

名家遊記目錄

二

泰山日出
津浦道中
從北京到上海
東北印象拾零
冀都重遊
黃河上
旅行雜記
長江散記
下關
今津之遊
蕪湖風景誌
漫遊的感想
西北利亞
莫斯科奇景

異邦情調



徐志摩	四二
冰心	四四
魯迅	四七
主雨亭	五〇
蕭士人	五二
蘇伏國	五四
葉鼎清	六〇
王世顯	六二

郭沫若	六六
康心如	六八
胡愈之	七一
朱自清	七二

第一天到巴黎

遊歷山村殖民地記

德國西部世界諸旅行

戰後雲中之倫敦

阿刺伯人

印度週遊記拔萃

安南兵

南洋遊記拔萃

船上的民族意識

遊記特輯

夢遊

紀夢

鄉愁與鄉夢

晨夢

名家遊記圖次



徐霞村(九四)

吳敬恆(九七)

胡愈之(一〇〇)

梁啟超(一〇四)

鄭振鐸(一〇六)

譚雲山(一一〇)

孫福熙(一一三)

劉雲字(一一五)

紹書(一二一)

平伯(一二四)

冰心(一二六)

郭沫若(一二九)

曹子建(一三五)

三

好的故事

家庭配页

卷一 (1-100)



遊記文學 (代序)

遊記文學的背景

遊記，一名旅行記，在文學上，叫做紀行文。大凡用富麗的文筆寫成的遊記，便足以說是遊記文學。

這一類文學，不分古今中外，其本質都相同的，如用數理的公式表出來，大約如下：

遊記文學 = 旅行 + 描寫

先說「旅行」，「遊」就是旅行。旅行有什麼意義呢？

古人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俗語說：「旅行，在年幼者，是教育的一部分；在年長者，便是經驗的一部分。」

近時，有一位日本人說：「旅行的一個月，勝於家裏的一個月。」

還有一位西班牙人說：「旅行是一面鏡子。」

好了，諸如此類的旅行格言，實在是數不勝數的。總之，這些格言，都是對的。要說要

讀萬卷。走路要走萬里，可見古人是把讀書和旅行等量齊觀的。後來這一位日本人的見解是

雜記一個月，倒不如旅行一星期。為什麼要這樣旅行呢？在前面我們講實感，也已說到過，就是因為青年人的旅行，可以作為教育的一部分，而年長者的旅行，又可以作為經驗的一部分。同樣的，西班牙人的話也是很有此種涵義，「旅行是一面鏡子」，豈不是對人經驗的一句話嗎？胡適之曾為這句名言下一註釋，說：「人總不能看見自己，唯有和別處的人相比較時，方照見了自己的真實面目。」實在是很有理的。看見了別人，就是別人對自己受教育的機會；照見了自己，也就是增進了自己的經驗。例如我國的先進份子，如果不會到國外去旅行過（所謂「遊學」），去看見過別人，去照見了自己，我相信，客觀的社會環境縱使成熟，而這個轉變為民風，新文化愈進為新文化的過程，或許要困難得多了吧。其時正因為有人旅行過海外，看見過別人家的人主共和國，照見了自己的封建的，陳腐的意識，於是斷言來了，經驗也來了，終於帝國一體動為民風，思想也一新而為新思想了。這旅行收穫，雖不能不為之驚異的。

次說「記」。

旅行之際，或旅行之後，然後有「記」。沒有實際的根據，即不成其為雜記，則就其是「實地記」一類的雜記，虛幻的作品。但是反過來說，也可以說經過或旅行過的人，不一定就有「記」的可能和必要。有些人，雖會到過某些地方，但是或因為那些地方原是不應「記」，或因為個人本來就不想記些什麼，以及不識記，於是不能不噤聲一默；「實地記」

肥則未也。」也有人，遊記是做了，但是記了點什麼，都是被是定義的東西，於是不會有人指點作否：「這遊記，簡直不成東西！」這就在費了白紙和墨水。

「記」是文字上的一種體裁，在下面再細說罷。

現在要說到「文學」。

遊記，在我國本是一古已有之的，例如水經便是一部最早的遊記。早先，說是漢時桑欽所作，後來考證出來，說是三國時代的。水經注，是後魏酈道元的著作。不過在那時候，都列入地理志，不曾被認為文學罷了。

其實水經注這一部遊記，在自然的描寫方面也不無成功的地方，僅因為不是一個獨立的文章，所以就不作遊記看了。自唐以來，雖由水經注的文體轉化了一下，成立了遊記體，而遊記的藝術便已著着地遷於文學的領域，酈道元的遊記——例如姑蘇游記及澤西小丘記等——都是很著名的，可以稱之為中國第一個遊記文學的作者。自此以後，代有作者，到錢謙益遊記的發表，更確立了遊記文學的範型。這已經不僅是前朝風物的文學描寫，實在已經是它們的歷史考證了。此外，有些作者，把遊記加以演義，便變成了遊記體的小說，如西遊記，老殘遊記等。至此，遊記文學的形式，又發展了許多。

二 遊記文學的分類

遊記文學究竟有多少種呢？又究竟如何分類的呢？

一般地說，可以分爲四種分類法：（一）依據作者的身分條件，（二）依據作品的形式條件，（三）依據作品的內容條件，（四）依據作品的主題。現分述如下：

（一）依據作者的身分條件。這就是要看這篇遊記作者的職業和身分，是科學家，還是文學家？是政治家呢，還是宗教家？職業和身分決定丁的時候，遊記文學也同時可以分門別類了。如依此項分類法，大約可舉出重要的遊記文學如下：

歷史的遊記——以歷史爲中心而寫作的遊記。例如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便是世界大戰前後的歐洲史的素描。

2. 宗教的遊記——以宗教爲中心而寫作的遊記。例如吳承恩的西遊記，便是玄奘赴印度求經的故事，不過是換有幻想的成分罷了。

3. 地理的遊記——以地理爲中心而寫作的遊記。例如徐祖炘的西遊日記，便是寫着新疆蒙古等沙漠地帶的景緻。

4. 社會的遊記——以社會生活爲中心而寫作的遊記。例如歐陽修的潮州遊記，便是這樣的一種。

5. 文學的遊記——以文藝或藝術的趣味爲中心而寫作的遊記。例如朱自清的歐州的腰纏

此外固然還有種種遊記，這裏似不必一一列舉。

這一類分類法，是不很精確恰當的，因為一種遊記，可以是屬於歷史的，同時也可以屬於地理的或者甚至也還可以屬於文藝的範圍，範圍既寬，則界限難劃，如何可以分類呢？例如胡適的廬山遊記，其中所寫，如：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的路上，樹木很多，兩傍青翠可愛。廬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紅紫的，後者更鮮豔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園中見之，不知今日廬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

這顯然是屬於文藝趣味的，雖然用筆方面，未臻完善。

再如：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沒有校舍，建築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範圍。

這一段却又有鑒於歷史的遊記了。

此外如：

從高林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華寺。……寺址在鵝鴨峯下，其西爲鵝鴨峯，又西爲寶石峯。又西爲雙劍峯，又西南爲香爐峯，都嶽奇可喜。鵝鴨與鵝鴨之間，有鵝鴨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布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爲一水，併入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寶石峽奇景。水流出峽，入於鵝鴨潭。

這却不啻是廬山地理之一角了。所以說這一類分類是不很精當的。至於本作者的身分或職業來分類，其結果亦必陷於機械的錯誤的路上去。即以胡適來說，有人說他是哲學家，也有人說他是文學家，其實把他這篇遊記列入以上任何中間去，都是不切實的，列入哲學遊記固不可，列入文學遊記也是不對的。與其列入哲學或文學的遊記中去，不如把它歸入歷史遊記，因爲其中考證的氣息是特別濃重的。

(二) 依據作品的形式條件，我們約略可以舉如下的六種遊記：

1. 日記體的遊記——例如上舉廬山遊記。

2. 寄信體的遊記——例如孫伏園的長安道上。

這兩種遊記的體裁是最普遍的，爲一般人所常用。其他如：

3. 小品體的遊記——例如俞平伯的夢遊，鄭振鐸的山中雜記。

4. 小說體的遊記——例如郁達夫的感傷的旅行。

上述的兩種遊記體裁，因爲是屬於文學的範圍，所以比較的更爲文學家和小說作家所喜

用。

3. 新感覺的遊記——例如胡適的漫遊的感想。

6. 論說體的遊記——孫福熙的山遊漫拾的一部分。

這兩種體裁，凡在旅行中得了深刻的感想和特殊的見解時就可以採用。歷史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之所以善用此二種體裁，大抵因為他們可以藉此表現出他們的感想和學識。

這種形式的分類法的大病，與前述依據作者本身所下的分類法一樣，是過於機械，很不精確的。

(三) 依據作品的內容條件，我們約略可以舉出如下的六種：

1. 遊記——主要的目的，是一般地寫一地的自然的或社會的環境。例如康有為的歐洲大陸遊記。

2. 印象記——主要的目的，是印象地寫一地的生活環境的斷片。例如胡適之的孫觀摩象記。

3. 訪問記——主要的目的，是報告關於一地的生活環境參觀的心得，研究的結果。例如吳稚暉的遊歷山東民地記，郭沫若的到宜興去。訪問記有時可以叫做考察記。或考察記。

4. 見聞記——主要的目的，是用白描文字抒寫一地的所見所聞。例如韓愈的潮州刺史謝上蔡與李元九書，蘇軾的杭州見聞記，以及世界的名著歐文的見聞錄（*Letters from a Foreigner*）。

5. 探險記——主要的目的，是寫對於一個未開墾或未發現的地方的各方面的觀察。例如徐祖生的西遊日記。

6. 幻記——這是一種影似遊記而實是幻想的作品。例如西遊記（小說）和木蘭奇遊記，阿瓦斯的漫遊奇境記（均童話）。

（四）依據作品的寫作態度，也可以分類的。遊記的態度，大抵以旅行的態度為轉移。如果一個人的旅行，是爲了讀書求智，那麼他的遊記中所寫的態度，一定也是爲了讀書求智的，這關係是十分明顯的。

因此，遊記的態度，就得看清旅行的態度。旅行的態度，各人不同：例如夏禹與四戰利，孟道，其態度與目的，只在治洪水；孔子和孟子周遊列國，其態度與目的，祇在傳道。太史公遊覽四海名山大川，其態度與目的祇在「以資其文」一語。——這些都是合理的旅行。

反之，便是不合理的旅行，例如：野心的帝王的東封西狩，南征北伐，以及刺客，戰士，遠赴西天，深入叢莽，仙遊等類。——這些雖在本人主觀上不無相當的目的，但終究是不合理的舉動。然而這從歷史上去讀的時候，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遊記也是如此。據此，我們可以分類如下：

1. 寫景的遊記——專記名山大川，奇景勝蹟。例如俞平伯的紅綠瓦片記遊。

2. 抒情的遊記——專記內心生活的遊記。這多半是紅綠瓦片上所載：『紅綠瓦片』，以寫

遊者的一種遊記。例如郁達夫的感傷的旅行。

3. 敘事的遊記——專記作業旅行，或一切關於山川道里，尋新思舊的考察。例如胡適之

的歐西世界旅行。

4. 社會的遊記——專記社會事象，或兼敘山川人物以及探險生活。例如舒新城的考察記

5. 遊藝的遊記——專記漁、獵、騎馬、泛舟、一類遊藝，以及雲月旅行之類。例如：魯

迅的我所知道的藤橋。

6. 幻想的遊記——專記廣重空想而不重事實的遊記。例如俞平伯的夢遊。

所有的遊記，大抵都可以歸入以上的六類之中而包括無遺了。

三 遊記文學的特徵

一篇遊記，大都是包含着寫景、狀物、紀敘、抒情，論事種種成分的；但無論其為寫景

狀物或其他，類括的說，有下面數點特徵必須注意：

第一時，是描寫一種的地理環境和自然背景。在遊記文學中，除了單純的描寫自然外，路徑如何，交通如何，沿途風景如何，如使很瑣屑細碎，也不得不弄為描寫。單是描寫自然，還祇能認為是寫景文，說不上是遊記，因為在遊記裏面，必須聯繫到天文和地理，例如士迷路，以及土地的形成，氣候的轉變，溫度的高下。有一位地理專家，關於這一點說得很好。他以旅行浙江嚴州嚴平陵釣臺為例。先就路線方面說，是從東北向西南，大體上無甚變更，雖已越州跨省地走了好幾百里，但始終是沿著杭徽路和錢塘江進行，並未打過岔子。縱就使用到的交通器具說，却大有花樣翻新了。從上海到杭州是乘坐火車，從杭州到桐廬是利用輪船，從桐廬到釣臺是換用民船。這樣地變換着，便是沿途地勢景觀的呈露。若能以途中見到的事物，那麼更像走進了時時變換的電影片段，煞是有趣。當我們從上海往杭州時，前後經過的錢江，如松江，嘉興，硤石等，雖也不少，但我們從事途中觀察，這些錢江並不顯着特異的色彩；最足吸引我們興趣的，還是兩旁一望無際的平原。平原中間縱有一二孤阜，絕無大山，而河港縱橫，在日光照耀之下，更顯得像白銀般的可愛。因此，在兩江所經的許多橋梁之上便可欣賞這一片大地是太湖下流出海的沖積地。是水積成的魚米之鄉了。一過杭州，上了錢江輪船，景象便不同了。一過滿洲橋上，兩岸便一變有綠野平田，而山色風光顯的不斷，已令人起漸入秋谷之感。船過富陽，山色漸近，田野愈迫，有時竟披山而過。同時船上水手緩輪前進。臨時渡過人在船頭左右點着兩水，高聲

數，駕駛的便據以爲難能。可見江流至此，兩旁爲山所束，水勢漸急，已成難象，雖輪船也不容易通行了。稍緩以上，山勢愈陡，波浪愈聚，江身愈淺，輪船便不能行。及至七里灘，水吼石轟，激浪相擊，盡完全在峽谷中，掙扎的力竭汗喘，取用竹篙來撐住，才得慢慢進船向前。但船底與江中石塊相磨沙沙地頗令人心悸。上船不久，便到釣臺。臺爲風化巨石，相傳蘇時瞻子陵（臺）葬於此。登其上臨江俯瞰，確乎顯露有出處之想。其兩岸雖不盡，也有同樣的石臺，傳是宋末謝景似（臺）與吳文天祥的居在，叫做西臺。但兩臺俱處江之濱，祇能供一班雅客的憑吊和流連，要獲得現代所難得的東西是不太有的。可是在七里灘的沙石灘上，却檢得了不少可愛的石子，有的青白交相間，很像安徽的靈璧石；有的微白晶瑩，宛如黑龍江的綠江石。但步多迷明小巧，像南京雨花臺所產的。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在遊記裏面，件件都最好是要描寫到的。像這樣描寫過來的一篇遊記，可以看作側重地理的遊記。

（二）第二特徵，是要追述一地的歷史背景和種種傳說。——歷史上的事蹟，和古人的遺蹟，多少是令人撫今追古，起一種有趣的遐想，所以在遊記文學裏面，很多是屬於懷古傷今的性質，這是側重歷史跡象的一種遊記。例如上述一段，就有幾句是關於歷史方面的，上臺不久，便到釣臺。臺爲風化巨石，相傳蘇時瞻子陵（光）葬於此。登其上則顯露有出處之想。

如果覺得不充分，還可以從歷史和志書方面考查一番，於是我們可以得到：

釣臺是漢時嚴子陵的垂釣處。這釣臺在桐廬縣富春山，下臨富春渚。有東西兩臺，高數十丈。西臺，就是宋時謝靈運哭文天祥的地方。

關於嚴子陵，我們可以考得如下：

嚴子陵是東漢時餘姚人。名光。少時，與光武同遊學。當光武即位後，嚴氏便隱居於富春山，耕釣以自給。身雖不見，光武常令人尋訪嚴氏，並贈其錢大夫之職，但不應。隱居於富春山，耕釣以自給。

關於嚴子陵釣臺，水經注一書中有類似的記載：

自桐廬至於潛，凡十有六嶺。嶺北是嚴陵嶺。嚴嶺山。山下有石室，嚴子陵所居也。他如吳均的一封有名的描寫桐廬風景的書信，也是值得參考的。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迴湍急流，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轅，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嘯聲成韻。鸞鳴千壑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鸞鳴長天者，望長天也。……雖給世務者，縱有逆反。橫樹上蓋，在寒樹下；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這篇是關於古人，關於古蹟，或是關於古文和古詩，關於遊記文學，都是有所幫助，